



敲打鍵盤

投票暴力

是誰？訂下這樣的遊戲規則：教授一人一間，副教授與助理教授兩人擠一擠，講師就隨遇而安吧！另一個有趣的規則：各系組教評會委員之教授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，必要時得自校內外相關學院專任教授中遴選擔任；看不出合理化的理由是什麼？不過當政者自有一千種自圓其說的法令解釋，說不明白時，最後的答案是：開會決定的。這學期，我銜命規畫、整編通識中心所有的研究空間，為研究室的編配傷透腦筋：如何合理、合適地調整與利用有限的空間、是否應增闢研討室來促進同仁間的互動與情感聯繫、性別問題與空間分布、研究量能與空間的關係、人數與空間的調配，過程中，觀察到同仁間的群體關係與互動、人性的良善與卑劣，更深感階級意識的萬惡不赦。

大學裡教師的分級目的與意義究竟為何？我想學術成就的肯定與榮譽應是它的初始值吧！然而，從二十多年前「教授治校」的口號漫天嘎響以後，社會階層化的現象在原應民主開放的大學校園也日趨惡化，成就了教評會組織荒謬化、幼稚化的滑稽現象，譬如，本校好多個系組因欠缺教授，系教評會因而幾乎全為外來者所把持，這豈非兒戲！表象上，這是民主的合議制，實則閹割民意，是選舉暴力。

會議通過不能是唯一的選項，因此，我不厭其煩地以電子郵件的方式讓大家知道我的作業結果，讓大家都有機會反映己見，希能以徵詢的方式漸進到寡頭式的議會決議。

前幾天，中心會議中以投票的方式選舉優良教師人選六名，候選人一大串，說是教學評量各組前六名（關於教學評量無法忠實反映教學良窳，本刊已有多篇文論），結果，大家胡亂投一通，被選出來人選果真是貨真價實的優良教師？我深感懷疑；這不

禁讓我想起一年半前，邱主任推薦我參選 97 學年度南台工作楷模的往事，我很認真的準備了我二十多年來在南台「豐功偉業」的書面資料，叵料，竟是在行政會議中以投票表決的方式來選拔（簡單來說，誰在乎你的參選資料？你認識的一級主管多些，票也就多些），結果我得票 21/48 票，主席裁示我為五名當選人之一，結果，行政會議出來卻是獲過半數以上同意者當選（會議結果與紀錄南轅北轍，是本校的優良傳統？），我就這樣被投票暴力作掉了；捨棄評審制而不用，改採投票制，其潛意識的目的為何？這是開會通過的，用以掩飾獨裁專制的本質，這與共產黨式民主集中制又有何異！

被制約的選舉暴力，是專制者利用民主機制以遂行個人意志的常用手段，會議的目的不再是聚焦於議題討論，反而是政令宣導、長官訓話優先，討論純是聊備一格，討論表決只是一個過水流程，如果你不識相強要發言，那就是「放砲」，校務會議就是個例子。

我們總以為投票就是民主，果真如此？當你在選票上勾選名字時，可曾細細思索：被勾選的人有哪些教學優良的事蹟？有無傑出的教學成果？有無在教材與教學方法上力求精進？當政者信手以教學評量分數開列名單，你就照著選，這與「嗟來食」何異！然而，投票的剎那，我們都「當機」了！就這樣輕率地執行了投票暴力，不！是投票暴亂。

南台通識電子報第三卷總編輯 林柏維

